



紀念比昂遜逝世五十周年

挑战的手套

〔挪威〕比昂遜 著



纪念毛泽东诞辰五十周年

挑战的手套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著

挑 战 的 手 套

(三幕話剧)

[挪威] 比·比昂逊 著

吳世夏 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BJÖRNSTJERNE BJÖRNSSON

A GÅUNTLET

根据 《THREE COMEDIES BY
BJÖRNSSON》 (EVERYMAN'S
LIBRARY, 1925, TRANSLATED BY
R. FARQUHARSON SHARP) 译出

挑 战 的 手 套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96 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 10069·506 字数 63,000 印本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3 $\frac{1}{2}$

196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7) 0.32 元

譯者前記

十九世紀下半期在挪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段繁荣兴盛的时期。这时期在挪威出现了許多民主主义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恩格斯在1890年曾經說過：

“……最近二十年来，挪威经历了一种文学的繁荣，除了同时期的俄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得上。”^①

挪威文学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特别繁荣的原因是因为这时期挪威的政治经济生活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动。挪威原来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三百多年来一直受着丹麦的統治。十九世紀初，她掙脫了丹麦的桎梏，却又落在瑞典的势力之下（1905年挪威才脫离了“瑞挪联盟”，获得独立）。这时由于挪威资本主义加速地向前发展，不仅加剧了挪威同瑞典統治階級的矛盾，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力量的分化和工人階級力量的不断成长，国内階級斗争也日趋尖銳化。在这种情况下，挪威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了，社会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这种运动是资产階級民主派所領導的，卷入斗争的人民群

① 恩格斯給愛因斯特的信，1890年6月5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第31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众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挪威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运动影响了許多挪威作家。总的來說，他們是挪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 and 政治傾向的代表者；但是他們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反映了小资产者的观点和情感，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局限性。在戏剧方面，这时最重要的作家除了亨利克·易卜生以外，就是比昂斯滕·比昂逊。他們的成就主要在于他們大胆地描繪了挪威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矛盾，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性。

比昂斯滕·比昂逊生于1832年，死于1910年，今年4月26日是他逝世五十周年。他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一位热情的民主主义者。他积极地为爭取挪威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不但用他的笔作为斗争的武器，并且直接投身到这场政治斗争中，参加了自由党（左翼资产阶级政党），成为当时最有鼓动力的政治演说家之一。他积极主张发展挪威的民族文化，使之摆脱丹麦文化的束缚和影响。在戏剧运动方面，他领导过挪威的剧院，为反对挪威舞台上丹麦的势力而斗争。

他是一位多方面的作家，写过诗、小说，但他主要的成就在于他的戏剧创作。和易卜生一样，他的戏剧创作从历史剧开始。在这些历史剧中，比昂逊吸取挪威民间的传说，創造了古代挪威民族英雄的形象。不过他的这类作品都偏重于人物心理的分析，而不注意表现时代的社会、历史特点。七十年代以后，比昂逊愈来愈关心当

时的各种社会問題，他看到資產階級的自私、虛偽和貪婪。他開始轉向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發表了一系列作品，例如《報紙主筆》、《破產》、《挑戰的手套》等等。他在這些作品中以銳敏的觀察，鋒利的文筆，有力地暴露了資產階級的丑惡行為和彼此相處之間的可恥的關係。

《挑戰的手套》寫成於1883年，是比昂遜最著名的劇作之一。比昂遜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熱情支持者，他在這個劇本中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婦女實質上是男子的玩物的屈辱地位。劇本的女主角思伐法和一個金融資本家克利司登生的兒子阿尔弗訂了婚，訂婚之後，她發現阿尔弗曾有过不正當的戀愛關係，因而要解除婚約。這一很自然的行為却引起了軒然大波，成為對壓迫婦女的傳統勢力的挑戰。作者在阿尔弗的父親克利司登生身上尖銳地揭發了資產階級的道德敗壞，及其凶狠、卑劣和無恥，他為了保護男子欺壓婦女的特權，為了維護自己虛假的“聲譽”，不擇手段地打擊思伐法，想迫使她屈服。思伐法的母親當年有过完全同樣的經歷，但是她屈服了。克利司登生太太助紂為虐地逼迫思伐法，但她自己却也同樣受着被壓迫的痛苦。劇中的婦女命運是如此。至於劇中的男人呢，身為社會風氣領導者的克利司登生不但行為無恥，而且公開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哲學。思伐法自己的父親李斯也是克利司登生的追隨者。作者把阿尔弗寫成一個尚未完全腐化的青年，

但他也受資產階級觀念的嚴重毒害，身上打上了資產階級的烙印。作者沒有把這個鬥爭的意義局限於思伐法的個人命運上，這是整個的婦女解放問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作者處理這一題材的堅決和大膽，對當時的挪威社會也是一個“挑戰”，以致在劇本寫出來之後，沒有一個本國劇場肯上演它。

這個劇本中的最大的成就也和作者的其他主要作品一樣，在於對資產階級丑惡行為的暴露；其中克利司登生這個人物是刻劃得非常成功的，此外如克利司登生太太和李斯也都寫得很生動。

但是這個劇本的結尾卻喪失了它前半部的尖銳性：阿爾弗表示了悔改的決心，思伐法對阿爾弗的悔改也寄予了希望，一天雲霧就此散去，露出了暴風雨以後的和煦陽光，這就使整個鬥爭的社會意義大為削弱。這不僅是這一個劇本的問題，在比昂遜其他的社會問題劇中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甚至比這更為嚴重，那便是以尖銳的寫實手法開始，而以妥協和調和階級矛盾結束，得出了有害的結論。

比昂遜是一個富有民主精神的作家，他敏銳地看出了資產階級的自私、腐朽和無恥，對這些現象大膽地加以揭發和抨擊，並对被壓迫者寄予極大的同情；但是他究竟未能認清資產階級吸血鬼的剝削的和罪惡的本質，未能擺脫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他把幻想寄托於對資產階級的道德改造和基督教的博愛教義上，夢想把

資產階級感化成為誠實的勞動者，好像他所理解的社會道德原則確立以後，一切矛盾都可以獲得圓滿的解決。這樣就大大降低了他的作品社會意義。同時他往往給劇中的惡棍勉強安排了改過自新的出路，這在藝術上也顯得很不高明。顯然，這是由於作者本人的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所造成的。正因為比昂遜始終是一位資產階級作家，他是站在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立場上來批判資產階級的，他對資產階級社會始終抱著“改良”的幻想，因此，他的暴露並沒有接觸資產階級道德敗壞的根源，即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在比昂遜的晚年時期，他的創作中甚至還出現了濃厚的頹廢主義的傾向。

《挑戰的手套》在我國1929年印行的《戲劇》雜誌上曾發表過中譯文。那時《戲劇》的編者為發揮本劇的戰鬥性，只發表了前几幕，把最後失却挑戰的意義的妥協的末一幕取消了。從作品的意義上來看，這樣做也是有理由的。

現在，為了紀念今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比昂斯藤·比昂遜逝世五十周年，重新翻譯了這個劇本，我想這對於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研究這位作家可能有些幫助。

1960年3月

人 物 表

李斯

李斯太太

思伐法，他們的女儿。

克利司登生

克利司登生太太

阿尔弗，他們的儿子。

諾登医生

卡尔·何夫

瑪洁，李斯家的女仆。

托瑞斯，諾登医生的男仆。

事情发生在克利斯丹尼亚。

第一幕

景——李斯家的一間房間。后牆中間有一扇門，門敞开着，通向一個花園，從門中可以瞥見遠處的海。門的兩邊各有一個窗，左右兩邊的牆上也各有一扇門。右牆下，在門和后牆之間放着一架鋼琴，鋼琴的對面，靠着左牆放了一個小櫃子。近台口處，左右兩邊各放了一張坐榻，坐榻前各有一張小桌。此外還隨意散放着几把安樂椅和比較小些的椅子。

李斯太太坐在左手的坐榻上，諾登醫生坐在房間中央的一把椅子上。諾登醫生頭上戴的草帽推在后腦勺上，膝頭上鋪着一塊大手帕，他雙臂交叉，支着手杖坐着。

李斯太太 你在發楞想什么呢？

諾登 你剛才問我什麼來着？

李斯太太 關於告璫司太太的那場官司唄，還能是什么呢？

諾登 告璫司太太的那場官司呀？我剛才跟克利司登生還談到這事呢。他已經把錢墊上了，現在正預備想法子讓銀行撤回控訴。不過這些我已經都告訴過你了。你還想知道什麼？

李斯太太 亲爱的朋友，我想知道为了这件事情，人家在背后到底有多少閒話。

諾 登 噢，我們男人从来不在背后說彼此的閒話。
——順便說，你还不准备把这件事儿告訴咱們屋里的这位朋友呀？（向右門点点头）我看現在正是好机会。

李斯太太 还是等等吧。

諾 登 你知道，克利司登生垫上的錢得还給他，我答应了他的。

李斯太太 当然要还給他了。你难道还以为我們會不还嗎？

諾 登 （站起身来）好吧，我要离开这儿去休息几天，这件事情只好交給克利司登生管了。——昨儿晚上的宴会很隆重吧？

李斯太太 没什么排場。

諾 登 是的，克利司登生家向来不怎么爱摆闊。不过我想排場虽然不大，客人一定很多吧？

李斯太太 在家庭宴会上，我从来沒見過这么多人。

諾 登 思伐法起床了嗎？

李斯太太 她出去洗海水澡去了。

諾 登 这么早就出去了？那末說，你們昨儿晚上沒有呆得很晚啦？

李斯太太 呆到十二点左右吧，思伐法要回家。我丈夫大概呆得很晚。

諾 登 哼——牌桌唄！想來思伐法昨兒晚上一定是容光煥發，是嗎？

李斯太太 你昨兒晚上為什麼不去？

諾 登 我向來不出席訂婚和結婚的宴會，向來不！我不忍心看那些戴着花環跟面紗的可憐的犧牲者。

李斯太太 可是，親愛的大夫，我們都認為這個婚姻是一個美滿的婚姻，你難道不這麼想嗎？

諾 登 他是個好小伙子。不過儘管他人不錯，也還是……總之我上當的次數太多了。——哼，算了！

李斯太太 思伐法昨兒晚上真高興，今天也還是那麼高興。

諾 登 可惜我見不着她了。再見，李斯太太。

李斯太太 再見，大夫。這麼說，你今天就要走嗎？

諾 登 是的，我需要換換空氣。

李斯太太 很對，你需要換換空氣。好，希望你玩得痛快，——謝謝你幫了我們這麼多忙。

諾 登 我該謝謝你，親愛的夫人！真遺憾我不能跟思伐法告別。

諾登走出去。李斯太太從左边的小桌上拿起一本雜誌，取了一個面向花園的姿勢在躺椅上舒服地靠好。在以下的戲中，她一有機會就看雜誌。李斯從右边的門走進來，他只穿着襯衫，正忙着扣領子。

李 斯 你早！剛走出去的那是諾登嗎？

李斯太太 是的。

李斯穿过房間，向左边走去，又轉身回来，从右門下。然后他又从右門走上，又重复了一遍和刚才一样的行动，这其间他一直在拚命地扣領子。

要我帮忙嗎？

李 斯 不用，多謝！这种新式衬衫真是麻煩。我在巴黎买了几件。

李斯太太 恐怕买了整整一打吧。

李 斯 一打半。（回到他的房間，又走出来，还在跟領子搞麻煩。象刚才一样地在房間里来回走了一趟）其实，我心里在琢磨一个问题。

李斯太太 一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囉。

李 斯 正是——正是。毫无疑问！——这种領子真是最最——啊，到底扣上了！（他走进自己的房間又走出来，这次手里拿着領带）我一直在琢磨，——琢磨咱们亲爱的女儿的性格是怎么构成的？

李斯太太 是怎么构成的？

李 斯 对了。——到底她有多少成份象你，有多少成份象我，諸如此类。——也就是說，她哪些方面是从你們家遗传来的，哪些方面是从我們家遗传来的，諸如此类。思伐法是个出色的姑娘。

李斯太太 她确是挺出色的。

李 斯 她既不完全象你又不完全象我；也不象咱們俩人加在一块儿。

李斯太太 思伐法身上还要多一点什么。

李 斯 豈止多一点，要多得多呢！（又走回房間，这次穿好了外衣出来，一面刷着）你說什么？

李斯太太 什么也沒說。——我到觉得思伐法最象的是我母亲。

李 斯 嘿，这可真妙了！思伐法多么安靜，脾气多么好！会象你母亲？——亏你怎么說出来的！

李斯太太 思伐法有时候脾气也够急的。

李 斯 思伐法从来不象你母亲那样不講礼貌。

李斯太太 你一直也沒了解我母亲。不过当然囉，她們两人也有好些地方不一样。

李 斯 絕對不一样！——你現在看出来我当初做得对了吧？我从她还不了点小的时候起就教她說各种不同的外国話，你現在看出来是对了吧？那时候你还反对我这么做呢！

李斯太太 我反对你一天到晚麻煩孩子，也反对你老是扔下一样换一样。

李 斯 可是結果呢，亲爱的？——你要看結果呀！（开始哼一个調子。）

李斯太太 你总不至于說思伐法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都是靠了那些外国話吧？

李 斯 （一面走进去）不，当然不是全靠那些外国話；不过——（他的語声从隔壁房間里传来）——外語的訓練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你昨儿晚上注意她了沒有？她有一种嫺雅的风度，你不觉得呀？（又走出

来。)

李斯太太 思伐法最受人敬爱的地方并不在于这一点。

李 斯 当然不是。昨天在船上，有个人问我跟那位在本城发起办幼儿园运动的李斯小姐沾不沾亲，我回答說我很荣幸，正是这位李斯小姐的父亲。那个人听了这话，当时的那付神情，你真該看看！我差点都受不了啦。

李斯太太 是的，那些幼儿园从开头起就办得很成功。

李 斯 而且幼儿园也促成了她的訂婚，是不是？

李斯太太 这你最好去問她自己。

李 斯 你对我这身新衣服連看都沒看一眼。

李斯太太 我早就看見了。

李 斯 可是我就沒听见你表示一絲一毫的贊叹！你倒是看看这一身有多么調和呀！——这顏色配的！从衣服到鞋子，甚至于連这条手帕也在內！——怎么样？

李斯太太 你多大岁数了，亲爱的？

李 斯 算了，閉嘴！——既然談到这儿，你就說說看吧，你想人們会以为我有多大年紀？

李斯太太 当然四十上下。

李 斯 “当然”？不見得这么容易看出来吧？——这身衣服可以算是一首“結婚交响乐”，是我在科隆接到思伐法訂婚的电报那时候做的。你就想想看：在科隆，坐火車到巴黎还要不了十个鐘头。可是我

等不了十个鐘头，一想起跟全国最闊的人家結成了亲家，我在自己的眼里都觉得我的身份大为提高了。

李斯太太 你是光靠这一身衣服显出你的身分嗎？

李 斯 什么話！你就等着我从海关把我的箱子領回来再說吧！

李斯太太 我看咱們在錢上又該过不去了。

李 斯 你在錢上过不去？眞是的，你不想想！——当一个兴高采烈的爸爸，在最最重大的时刻，正好在巴黎，怎么能不——

李斯太太 你觉得昨天晚上的宴会怎么样？

李 斯 我很高兴昨天船誤了点，結果我正好在露天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到的場，就象变戏法似的。而且这个宴会又是为了祝賀咱們的独生女儿开的，作爸爸的当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囉！

李斯太太 你昨儿晚上什么时候回的家？

李 斯 你难道不明白，我們昨儿晚上不能不玩牌呀？我沒法子躲开，我得給阿伯拉辛，伊薩克，傑柯伯湊一桌——就是說跟宴会的主人，首相大人，还何克老头子湊一桌。把錢輸給这样的大人物可是很有面子的事。因为我反正总是輸的。——我大概是三点左右回的家。——你看的是什麼？

李斯太太 《半月刊》。

李 斯 我不在家的这一陣子，《半月刊》里有什么好